

● 小镇往事

# 剃头铺

文/齐永平

暖水镇头道街的前街口有个剃头铺子，剃头匠叫王亮狮。

铺子不大，一间门面，坐西朝东，前门后窗，格外地亮堂。

进门后最显眼的是那把专业的理发椅，底座是个圆盘，椅座有扶手，上面有很多机关，椅座能转、能升降，椅背可立可躺。有这把椅子支撑门面，剃头铺便有了些身价。座椅前面的墙上挂了一面阔边白框的大镜子，墙角是热水炉子，脸盆架子。粉白墙壁，青砖漫地，房间不大，却不显逼仄。

王亮狮四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偏瘦，扁颊薄唇，缺了一颗牙，说话有些走风漏气。瘦人勤快，他好像坐不住，总是在忙乎，这里扫一扫、那里擦一擦，洗出来的围布、毛巾在门前搭了一晾绳。他的剃头铺子总是纤尘不染，井井有条。

王亮狮走路的样子很特别，两条腿犹如装了弹簧，伸曲幅度有些夸张，走路的时候好像是先把腿甩出去，身子再跟着腿前移。他走路显得匆匆忙忙，好像总是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在催促着，走路快的人益发显得精干、麻利。

剃头铺子虽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却是惨淡经营，门可罗雀。

理发收费不高，大人剃头刮脸两毛钱，娃娃只剃头不刮脸一毛钱。就这，在当时的暖水镇已经是奢侈消费了。很多人消费不起，在自家拿剪刀铰头发。

父母在家给孩子铰头发，头顶留了一圈，边缘齐齐的，下面铰过的头发茬子高低不一，像秋收割过的庄稼茬子，看上去活脱脱一个坛子，坛盖子扣在上面，坛身子釉色一道一道。

王亮狮不给女人理头剪发。女人们要么梳辫子，要么留短发。有些女人想变些花样，就拿筷子在炉膛里烤，烤热了卷头发，真还卷出些波浪。脸上的毳毛不用剃刀，而是用线缠，细线套在手指上，错成十字状，来回缠着揪。

除去女人和孩子们，剃头铺子的顾客就屈指可数了。王亮狮要凭这点手

艺养家糊口，真还不容易。

有一阵子，机关单位给职工发理发票，每月一张，由单位统一与王亮狮结账。有了几十个固定的客户，他不再为门庭冷落而发愁。那一个时期，机关干部们都是中分头，鬓角理得很高。从那些机关干部的合影上看，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山装，上衣口袋里都别一支钢笔，再加上一样的发型，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
也有几个老汉是他的铁杆顾客。老汉们剃头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

剃头前，先用推子把那一头蓬乱的头发推光，再用滚烫的热毛巾把头皮包起来捂着，发根闷软了，拿小刷子 in 肥皂盒里蘸些肥皂水涂抹上去，用剃刀一点一点把头皮剃过，刚剃过的青头皮，像一个明晃晃的大灯泡。刮脸也是一个程序，只是要把椅背放倒，有些老汉剃着剃着，竟然呼呼入睡。刮理完毕，叫醒老汉，像抱着一颗青皮西瓜，在热水脸盆里揉搓着清洗一遍，这头就算剃完了。出门的时候，大多要用手掌在头皮上摩挲着，满意而去。这正应了剃头铺子门口的那幅联：进来蓬头垢面，出去容光焕发。

年前年后，剃头铺子有那么几天生意兴隆的好日子。

暖水镇有一说，叫做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。换一身新衣服过年不容易，换一个新脸面过年容易，那几天，人们排队理发剃头。暖水镇还有一说，叫做二月二，剃龙头。春节过后，万物复苏，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潜龙就要腾飞，在这龙抬头的日子，一定要剃个头，剃了头，意味着自己也要抬头，命运即将转圜，好日子就在前面，这种具有昭示意味的机缘谁会错过？与前途命运这样的大局面相比较，那区区三毛钱剃头的花销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
忙碌过后，剃头铺子复归冷清。

好在剃头铺子是自家的房子，不挣钱的时候也不赔钱。三日打鱼，两日晒网，有一搭、没一搭，王亮狮操持着他的这个小铺

子。

王亮狮的身份不是机关干部，不是手工业联社的工人，也不是农民。他只是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个体、手艺人。没人管他，他那点收入过于微薄，不值得谁去管他。

王亮狮一儿一女，虽收入微薄，却过得不错的日子。好日子似乎与职业关系不大。就算是公社干部，只要是孩子多，拉破窝，依旧过得穷日子。

王亮狮家的日子过得去，得益于后院的菜园子。他家临街，门口就是街道，但是，却有一个很大的后院。石头台基上土打墙，墙极高。如果不是那一圈围墙，说不定那块地早被生产队在土改的时候划走了。

从后门的台阶下去，是一畦一畦的菜地，有几棵桃树、杏树。墙角是猪圈、厕所，墙外是钻天杨。水道就在门前，何时想浇地了，挑开水道便把水引到了后菜园子。水足，肥足，那菜地格外地茂盛。

玉米，豆角，西红柿，韭菜，菠菜，芫荽，土豆，黄瓜，甜菜还有小麦，除了大田作物，几乎所有的瓜果蔬菜都种全了。

夏天，坐在藤架阴凉处，听鸟的啁啾，蛙的呼应，若再有一本好书读，那真是世外桃源的日子。

一家四口人，儿子在外读书，菜园子自给自足，再加上一口大肥猪，日子过得想不滋润也不行。

饱暖的日子便无须求人，不求人的日子便是高贵。王亮狮虽是一个剃头匠，在镇子也没什么地位，但是，他老婆在他的呵护下，保养得有些雍容。

别的女人要搭帮着丈夫养家糊口，家里家外，风风火火，全然顾不得女人的矜持。他老婆不用操那些闲心，身边只是一个姑娘，家里拾掇的窗明几净，自己梳妆的干净利落，不串门子，不打踢嘴，俨然一个贵妇人。

人的高贵与权、与钱虽有些瓜葛，但也不一定是必然的因果关系。贫穷落魄、衣衫褴褛固然不可能高贵，珠光宝气、披金戴银也不一定高贵。高贵的

人，一定是一个不求人的人，一个有教养的人，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。

虽然在一个街上，却极少去过他家。那天晚上，他家的姑娘收拢了前街的学习小组去她家讨论假期活动的事宜，我坐在躺柜旁，闲来无事，手插在铁锁的搭扣眼里，来来回回地抽插，散会了，起身时手指头却抽不出来了。众人围着帮忙，使尽办法却怎么也抽不出来，折腾了那么两三个小时，还是没有办法脱身。王亮狮回来了，他从理发铺子那边拿了肥皂水的盒子，在手指头上抹了肥皂水，慢慢地在锁眼的两头提着指头一点一点地褪了出来。这件事成了街上孩子们的一个笑话。

镇子不大，却是各色人等齐全。有善的，有恶的，有大度的，有小气的。有一泼皮，谁也惹不起，说话占地方，共事占便宜，不占点便宜就好像是自己吃了亏，人们惹不起，躲得起。

他到王亮狮那儿剃头，不掏钱。胡子拉碴进来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站起身来，拍拍衣裳说忘了带钱，脸不红不白地就走了。下次来了，还说不说要付钱的话。王亮狮倒不是在乎他那一两毛钱，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一个镇子上住着，凭什么就给你无偿服务？起初，也就忍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那天，这泼皮又来了，坐在椅子上理直气壮的样子。这时，又一个人进来要理发，王亮狮说，你先起来等等，他着急，我给他先理。这泼皮不让了，说你这剃头铺子讲究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怎么能看人下菜碟子？王亮狮息事宁人，说你坐，你坐，你先剃。理了发刮脸，刮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一“失手”，剃刀在脖子上划了一下，顿时血流如注。王亮狮一边给他捂着，一边找土龙骨给他止血。剩下的半个脸王亮狮说啥也不给他刮了，怕再失手给他抹了脖子。打那以后，那泼皮在王亮狮面前服服帖帖。

王亮狮剃头的手艺没传后，儿子当了老师，女儿出嫁远走高飞。

## 思露花语

生活要有趣味，就要学会调味，而不能乏味，更不能变味；人生要有品位，就要找准定位，而不能错位，更不能错位。

人生如戏，故每个人都是戏中的角色，其只有本色出演，而不逢场作戏，方可有真实感和生动出色的表现。

人生有度，凡事不走极端，其恰到好处可以说完，其恰如其分从不担心过分。

生活里，当我们是当局者时，决不可盲从和迷失，而当我们是旁观者时，一定要冷静和清醒。

人生苦短，所以一定要珍惜；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，所以一定要善待。

人生，只有处处用心，才会事事顺心；生活，只有时时称心，才会天天开心。

时间所以伟大，是其可以见证和验证一切，并对客观事物作出最公正、最无私和最权威的评判。

人生淡定，笑看风云变幻；人生豁达，笑对成败得失——如此，方可身心自在和心神愉悦。

如果人生是一条奋进追求的远行之路，起点不应迷惘，中途不应彷徨，终点不应忧伤，否则，追求就是妄谈，远行更是奢望。

向阳而生，心里有光；向善而活，心里有爱——如此方可真正温暖和施惠他人。

有些事，虽然无足轻重，但要想做好，也应该举轻若重；有些事，虽然无关大局，但一旦做成，也能够以小见大。

舒适要有分寸，不然，一旦掌控失度，过了则会无聊；舒服应讲适度，否则，一旦把控失调，过了则会懒散。

文/巴特儿

### ● 书单



## 《来一点信仰》

作者：(美)米奇·阿尔博姆

出版：上海译文出版社(2021年版)

《来一点信仰》故事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开始：“你可以为我作悼词吗？”那是一位82岁的老人，米奇·阿尔博姆儿时社区的拉比。他曾经无数次地为临终者送去慰藉，这一回，他打算把自己送上天堂的任务，交给米奇。而另一个故事的开始，是一句向上天发出的企求：“你会拯救我吗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人正躲在一只垃圾桶后，他的妻子和幼女在哭泣。他盯着街上开来的每一辆汽车，非常确信下一盏车灯带来的就是要夺取他性命的杀手。

两个真实的故事，沿着比小说更为奇巧的轨迹，交织成一部关于信仰的小书。为了写好这本书，作者米奇追踪了两个人的生命历程，去到这个世界上持有不同信仰的“我们这里”和“他们那里”。最终，不管是在“这里”还是在“那里”，米奇都找到了同样的答案——“有许多曲调，但都是一首歌，一首同样美好的、充满人性的歌。”这首歌给寒夜中迷途的旅人最多的温暖和希望。

本书作者米奇·阿尔博姆，撰写过《相约星期二》等畅销书，曾七度荣登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首位置。